

昆明童谣的语言特点及功能研究

朱怡颖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7日

摘要

本文以昆明地区传统童谣文本为主要材料, 从语音、语汇和句式三个层面考察其语言特点, 并结合儿童语言习得与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其功能。研究发现: 昆明童谣通过排韵、随韵、换韵等形式形成鲜明的节奏感; 方言物产词、动作词和叠音词增强了地域性、形象性与儿童可接受性; 长短句、整散句的交织使其兼具口语性和音乐性。方言词汇不仅记录地方生活经验, 也参与地方身份认同和文化记忆的建构。本文在描述语言现象的基础上, 对昆明童谣的教育功能、民俗表达功能及其传承路径作出讨论。

关键词

昆明童谣, 方言词汇, 语言特点, 儿童语言习得, 身份认同

A Study on the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Kunming Nursery Rhymes

Yiying Zh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July 22, 2026; accepted: August 24,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7, 2026

Abstract

Drawing on traditional nursery rhyme texts from the Kunming regio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ir linguistic features at the phonological, lexical, and syntactic levels and analyzes their fun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ociolinguistic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Kunming nursery rhymes achieve a distinctive rhythm through varied rhyme schemes, including consecutive rhyme, couplet rhyme, and rhyme alternation. Dialectal terms denoting local products, action verbs, and reduplicated forms enhance the regional flavor, vividness, and child-friendliness of the texts. The interweaving of long and short sentences and of regular and irregular sentence patterns endows these rhymes with both colloquial and musical qualities. Furthermore,

文章引用: 朱怡颖. 昆明童谣的语言特点及功能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9): 122-133.

DOI: 10.12677/ml.2026.149905

dialectal vocabulary not only records local life experiences but also participat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memory. On the basis of this linguistic description, the study further explores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s, folkloric expressive functions, and transmission pathways of Kunming nursery rhymes.

Keywords

Kunming Nursery Rhymes, Dialect Vocabulary, Linguistic Features,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Local Ident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童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昆明童谣作为其中的地域分支，扎根于昆明地区的方言和民俗生活，展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文化韵味。

童谣既是儿童口头语言实践的重要形式，也是地方社会保存生活经验与集体记忆的文化载体。雷群明、王龙娣从中国古代童谣的历史材料出发，对童谣的类型、内容及社会功能进行了系统整理[1]；蔡梦月通过滇东北方言童谣的记录与研究，展示了方言童谣在语音、词汇、修辞和民俗文化方面的综合价值[2]；马超则从分类及文化价值角度讨论了昆明童谣的地方文化意义[3]。

在语言学研究方面，蔡梦月从修辞角度概括了滇东北方言童谣的押韵、反复和比喻等表现形式[4]；蔡梦月、吕唯榕着重分析了方言童谣语汇中的“存古”与“纳新”现象[5]；邵兰珠对粤语童谣的语言特色及文化内涵进行了讨论，为方言童谣的跨地域比较提供了参照[6]。李庆荣和王希杰关于汉语修辞、韵律和节拍的论述，为本文分析童谣押韵及节奏提供了语言学依据[7][8]。

在资料整理和地方文化研究方面，罗新元与罗英华分别整理出版了老昆明童谣集，为本文的文本分析提供了基础材料[9][10]；张映庚对昆明方言文化内涵的讨论，有助于理解方言形式与地方生活之间的联系[11]；张华文、毛玉玲编纂的《昆明方言词典》为方言词义辨析提供了依据[12]。张志公、黄伯荣和廖序东关于现代汉语词汇、惯用语和句式的论述，为本文的语汇及句式分析提供了理论参照[13][14]；王收奇关于“三字格”惯用语的研究补充了固定表达的语义分析视角[15]；刘亚朝和李丽萍对昆明历史、地方景观与滇中民俗的梳理，则为童谣的地域文化阐释提供了背景材料[16][17]。

1.1. 现有研究不足与本文切入点

总体来看，前人研究已经在童谣资料整理、文化价值阐释和修辞现象分析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仍存在三点不足：其一，针对昆明童谣语音、语汇与句式的综合性语言分析较少；其二，对叠音词等儿童语言现象的解释多停留于“生动”“易记”等描述层面，尚未充分联系儿童语言习得机制；其三，对方言词汇如何发挥地方身份认同和文化记忆功能的讨论不够深入。因此，本文以昆明童谣为对象，在描述语言形式的基础上，引入儿童语言习得和社会语言学视角，考察语言形式、儿童接受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关系。

1.2. 研究材料与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文本归纳法和例证分析法，以《老昆明童谣集》《滇中传统童谣与民俗

风情》等资料中的童谣文本为主要语料，对其押韵、节奏、方言词汇、叠音形式和句式结构进行分类讨论。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对既有材料进行语言学层面的系统整理，并尝试从儿童语言习得与社会语言学角度解释部分语言现象；研究结论限于文本分析，不作超出材料范围的普遍化推断。

研究昆明童谣，有助于认识昆明方言的语言特点及其文化内涵。本文从语音、语汇和句式等方面展开分析，并讨论其教育功能、地域文化功能及可行的传承方式。

2. 昆明童谣的语音特征

2.1. 押韵

“押韵指诗词歌赋中，某些句子的最后一字运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以便使得音调和谐优美。”^[7]押韵是昆明童谣语音美感的核心特征之一，它不仅使童谣朗朗上口，还增强了其传播性。在昆明童谣中，押韵的方式以排韵和随韵为主。

2.1.1. 排韵

排韵即数句押一韵，或“一韵到底”。“排韵是民间歌谣里最占势力的押韵方式，有的歌谣句句押韵，一韵到底，一气呵成。”^[4]昆明童谣使用最多的就是排韵。例如：

(1) “我们两个好好[hau53]，买个鸡来炒炒[tʂhau53]。我吃鸡头鸡脑[nau53]，你吃鸡皮鸡蛇蚤[tsau53]。”

(《女孩勾脚做游戏》老昆明童谣)

(2) “一把沙林果洒下河[xuo31]，漂的漂落的落[luo21]。不漂也不落落[luo21]。”

(《分组》老昆明童谣)

(3) 小渣斤[tein44]，买点心[ein44]；八两说半斤[tein44]，你说渣斤不渣斤[tein44]。

(《斤斤计较的人》老昆明童谣)

(4) 不怕不怕[phA21]，娃娃攢大[tA21]。胆子吓大[tA21]，葫芦麦瓜吊大[tA21]。

(《壮胆》老昆明童谣)

例(1)中，童谣每一句末尾都使用了相同的韵母[au]，形成整齐统一的音韵节奏，使歌谣具有明显的音乐美。例(2)中，“河”在昆明方言中的读音为[xuo31]，“河”与“落”的“uo”韵母保持押韵，构成了排韵结构。例(3)中，“心”和“斤”押[in]韵，通过排韵的形式，强化了童谣的节奏感。例(4)中，这首童谣的统一押[A]韵，形成了标准的排韵结构，朗朗上口。

昆明童谣中，这四个例句都采用了排韵的押韵形式，通过一韵到底，营造出自然流畅、富有音乐感的语言美。排韵使童谣易于记忆和传播，同时也体现了昆明方言童谣口语化、生活化的语言特点。

2.1.2. 随韵

“随韵即每两句一换韵，下句随上句押韵。”^[7]因而随韵也称为双句韵或双行韵。例如：

(5) 小鸡乖乖睡[suei21]，妈妈去踩碓[tuei21]；踩得半升糠[khaŋ44]，缝件花衣裳[sɑŋ44]。

(《小鸡乖乖睡》老昆明童谣)

(6) 糯米糯米团团[thuan31]，火烧龙船[tʂhuan31]，有人买米[mi53]，攞下海底。[ti53]

(《糯米团团》老昆明童谣)

例(5)中，“睡”和“碓”押[ei]韵，“糠”和“裳”押[aŋ]韵，实现了韵脚的有序更换，符合随韵的特点。例(6)中，“团”和“船”押[uɑn]韵，“米”和“底”押[i]韵。通过每两句一换韵的结构，童谣在音韵上实现了变化与统一的结合，增强了节奏感，适合儿童朗诵和记忆。

2.1.3. 换韵

押韵也可以中间换韵。“一篇童谣中，换用不同的韵，叫‘换韵’，又叫‘花辙’。”[2]换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可能是由于情调出现了变化，也有可能是因为作者内心有了改变，亦或是为了让演唱更加方便。例如：

(7) 小小七岁郎[lan31]，骑马进学堂[thən31]，先生嫌我小[eiau53]，我肚内有文章[tɕən44]。

(《骑竹马》老昆明童谣)

(8) 瘪嘴老奶奶[nai]，走到东寺街[kai44]；想吃糯米饭[fan21]，嘴也张不开[khai44]。

(《老奶奶》老昆明童谣)

例(7)中，“郎”“堂”“章”同一韵，“小”换押[iau]韵，韵脚的改变与内容表达的变化相契合。前两句描绘“七岁郎”骑马进学堂的情境，表现出稚气与天真，而第三句“先生嫌我小”引入新的情绪，通过换韵突出情感的变化，最后回到“有文章”时又重新押回[ən]韵，形成内容上的回环。例(8)中，“奶”“街”“开”同一韵，“饭”换押[an]韵。通过韵律变化突出核心内容，增强了童谣的表现力。

2.1.4. 偶韵

偶韵通常是童谣的二四六八句押韵，叫偶韵。“昆明方言童谣的口头性很难做到平仄要求严格的偶韵，因此在童谣中使用较少。”[2]例如：

(9) 丁香花，十八朵[tuo53]，大姨妈，来看我[uo53]。猪打柴，狗烧火[xuo53]，花猫做饭，孝敬我[uo53]。

(《丁香花》老昆明童谣)

例(9)中，偶句的“朵”“我”“火”“我”都押[uo]韵，这种韵律形式使得整首歌谣具有较强的节奏感。

2.1.5. 阴韵

阴韵的“阴”相当于汉语里的虚词，在句子后加感叹的虚词构成。例如：

(10) “老司公，给起床啦？太阳给出来啦？——出来啦！卖甜白酒的给来啦？——来啦！”

(《糯米团团(节选)》老昆明童谣)

在这首昆明童谣中，虚词“啦”的使用构成了阴韵，通过这种方式增强了口语化，使句子更具互动性。阴韵使得语言的情感表达更加丰富，符合儿童的语言特点。

2.2. 节奏

王希杰说：“节拍是由一定数量的音节构成的韵律单位，调整节拍，是形成节奏美的一种方法”[8]昆明方言童谣在三言、四言、五言及七言的多样形式中，展现出各具特色的节奏与节拍。

2.2.1. 三言式童谣

三言式童谣是一种简洁而富有节奏感的形式，每句由三个字组成，通常每句一个节拍，给人一种整齐、流畅的感觉。例如：

(11) “一丘田//，二徒街//，三转弯//，四积堆//，五华山//，绿水河//，麒麟寺//，八角井//，韭菜园//，石桥铺//。”

(《十条街》老昆明童谣)

(12) “黏黏果//，没得脚//；粘着你//，跑不脱//。”

(《黏黏果》老昆明童谣)

(13) “小核桃//, 一把捞//, 把捞取//。起一个//, 抓三个//。”

(《丢石子》老昆明童谣)

例(11)三字短句使得节奏短促而有力, 朗诵时形成一个接一个的快节奏感, “一丘田” “二徒街” “石桥铺” 等, 整齐而流畅。例(12)每句一个节拍, 用简洁的三字句展现了形象化的语言, 既能引发儿童的兴趣, 又能加深他们对“黏黏果”特性的理解。例(13)中, “一把捞” “起一个” “抓三个” 通过连续的三字节拍, 模拟了游戏节奏, 让人感受到动作的连贯性, 同时也增加了游戏类童谣的互动性。

2.2.2. 四言式童谣

四言式童谣是指每句有四个字的句子构成的童谣, 通常每句两个节拍, 构成 2//2 的节奏形式, 例如:

(14) “大头//大头, 下雨//不愁, 别人//有伞, 你有//大头。”

(《大头》老昆明童谣)

(15) “点点//豆豆, 男生//咳嗽, 张飞//骑马, 韩信//萧何。”

(《城门几丈高》老昆明童谣)

例(14)例(15)配以对称的节奏, 让童谣更生动有趣, 通过四言式的 2//2 节奏形式使句子具有强烈的音乐美感。

2.2.3. 五言式童谣

五言式童谣每句由五个字构成, 节拍的配置方式常为 2//3, 即将每句分为两个节拍: 前两字为一组, 后面三字为一组。这种配置方式既符合语义的自然停顿, 又能增强童谣的节奏感和朗朗上口的特点。例如:

(16) “四姐//人来看, 五姐//五牡丹, 六姐//嫁老憨, 七姐//骑麒麟, 八姐//拔山草, 九姐//狐狸精, 十姐//赛观音。”

(老昆明童谣)

(17) “铜牛//叫三声, 水淹//大东门。”

(《天气》老昆明童谣)

例(16)和例(17)每句由五个字组成, 结构相对宽松, 给内容提供了更多的表达空间。2//3 节奏的使用既突出主语, 又强化了后半部分的趣味和表现力。节奏明快, 每句读起来轻重分明, 便于朗读。

2.2.4. 七言式童谣

七言式童谣以每句七个字为基础, 常采用 2//2//3 的节奏模式, 前两个节拍以两字分组, 最后一个节拍以三字分组。这种节奏划分既有助于语义的自然停顿, 又增强了节奏感。例如:

(18) “小小//童子//苦哀哀, 撒下//秧苗//无法栽。祈求//老天//下大雨, 狂风//暴雨//一起来。”

(《求雨》老昆明童谣)

(19) “年年//有个//六月六, 蛤蟆//蹲在//地里哭。要问//蛤蟆//哭哪样, 没得//牙齿//啃包谷。”

(《栽种》老昆明童谣)

例(18)采用 2//2//3 的节奏形式, 每句末尾的 3 字节拍, 如“苦哀哀” “无法栽”, 通过拉长节奏, 进一步强化童谣的情感表现力。例(19)运用同样的节奏模式, 结合夸张生动的描写, 营造出趣味性。

综上所述, 昆明方言童谣通过三言、四言、五言以及七言多样节奏形式, 展现了各具特色的韵律感。三言式简洁明快, 四言式对称流畅, 五言式突出趣味, 七言式情感丰富。这些节奏结构使得童谣更具节奏美, 便于儿童记忆和传唱。

3. 昆明童谣的语汇特征

3.1. 方言土语的融入

3.1.1. 丰富的物产词汇

“滇东北地处云南省东北部，以前交通不便，与外界接触少，加之背靠大山，动物植物资源丰富。”[2] 词汇正是这种地域性资源的体现，它们通过童谣得以传承。昆明童谣中的物产词汇表现出了丰富的生活气息，增强了童谣的地方特色，也让听者能感受到浓厚的生活氛围。例如：

(20) “咯咯虫，咯咯虫，家家都有咯咯虫。有了咯咯虫，到老不受穷。”

(《咯咯虫》老昆明童谣)

(21) “汉鲁哥哥，先长耳朵，后长鼻子，你的三丘田被人挖了，你还睡着不醒。”

(《汉鲁哥哥》老昆明童谣)

(22) “海菜花，白花，它爱洗澡的小娃娃，不带泥来不带沙，滇池到处是海菜的家。”

(《海菜花白花》老昆明童谣)

(23) “韭菜花，韭菜花，韭菜姑娘爱绣花。绣出花，像喇叭，喇叭喇叭嘀嗒。”

(《韭菜花》老昆明童谣)

(24) “绞绞糖，绞绞糖，越绞越长，绞给老爹和老娘，就是不绞给懒婆娘。”

(《绞绞糖》老昆明童谣)

例(20)中的“咯咯虫”是居家壁缝里的一种昆虫，常发出“咯咯咯”的声音，“以前，年轻人嫌老人话多，把老人比作咯咯虫。此歌的意思是：老人虽然话多，但阅世深，说出的道理能使后代受益。”[9] 通过这一比喻，童谣赋予了“咯咯虫”特别的文化内涵。例(21)中的“汉鲁哥哥”是昆明方言中对蜗牛的称呼，这种形象赋予了蜗牛拟人化的特点，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蜗牛的缓慢和朴实。

例(22)“海菜花”是昆明及滇池地区常见的植物，它象征了昆明地区的自然景观和特有的生态环境。例(23)中，“韭菜花”在昆明地区是一种常见的蔬菜，童谣通过对这一植物的描绘，将其与韭菜姑娘和喇叭的形象相联系，使得整个童谣充满了生动的比喻。例(24)“绞绞糖”是昆明地方特产之一，童谣既展示了昆明的饮食文化，又将勤劳、家庭、幽默等元素融入其中。

总之，昆明童谣中的物产词汇展示了浓厚的地方特色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词汇不仅包括昆明本地的动植物，还涵盖了与当地饮食相关的元素。通过这些具体的物产词汇，童谣传达了昆明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生活方式。

3.1.2. 方言动词的独特表达

昆明方言童谣通过灵活运用本地方言中的动词，展现了地域语言的丰富性和文化特质。这些动词不仅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还承载了特定的语义内涵和情感表达方式。例如：

(25) “圆通山上去梭坡，坡下羊来有一窝；数来数去数不清，你的某得我的多。”

(《游玩》老昆明童谣)

(26) “一只螃蟹八只脚，没的道理也会说；样样事情扯朵朵，我看你就像螃蟹的脚。”

(《说话》老昆明童谣)

(27) 告嘴婆，洗拐脚，洗洗到太阳落。闪着腰，滑下河，起来挨我两排砣。

(《打小报告的人》老昆明童谣)

(28) “小娃娃，上树摘柿花。柿花甜，给奶奶。奶奶叫乖乖，小心攒下来。”

(《摘柿子》老昆明童谣)

例(25)昆明方言中“梭坡”意为“滑坡”，《昆明方言词典》中的解释为：“指人快速地从山坡上滑下。”[12]这一动词形象地描绘了滑坡动作的流畅，这种方言动词替代普通话的“滑坡”后，语义更加贴近昆明的当地生活。例(26)“扯朵朵”在昆明方言中意为扯白或东拉西扯，避开话题，是一种带有轻微贬义且诙谐的表达方式。该动词的使用增强了童谣语言的幽默感。将“扯朵朵”与螃蟹腿的多且杂乱联系起来，通过拟人化的表达，生动地形容了不着边际的说话方式。例(27)“挨”在昆明方言中有多种含义，在这里指“接触”，在这里与“两排砣”连用，形容被人打了两拳。用“挨”更加强调具体的动作感和昆明方言的特色。例(28)“攒”是昆明方言中特色动词，用于表示“摔倒”，“攒”的使用让童谣更贴近昆明地区的方言特色，使其更容易为当地儿童所接受和传唱。

“一些方言土语动词只有当地的老人会说，年轻一代会无意识地用普通话去替代。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记录研究方言童谣里的土语词，也是在抢救濒危当地方言词汇，使其成为方言的地域标志和民系特征。”[2]昆明方言童谣中的这些动词都极具地方特色，包含了特定的动作描写和文化内涵。它们的使用不仅使童谣具有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反映了云南地方生活和文化的多样性，还增强了童谣的表现力和趣味性。

从社会语言学视角看，“梭坡”“扯朵朵”“攒”等方言词并非普通话词语的简单替代。说话者在童谣传唱中使用这些词汇，会形成对本地共同语言经验的确认，并通过代际重复强化“昆明人”的群体归属感。方言词汇由此兼具指称功能与身份标记功能，是地方认同在日常语言实践中的具体表现。

3.2. 儿童视角的词汇选择

3.2.1. 叠音字词

叠音字词的使用是昆明童谣中极具特色的语言现象之一。“叠音又称叠字，是将音、形、义完全相同的字或词重叠起来使用的一种修辞技巧。”[5]这种形式契合了儿童简单、直观的思维方式，昆明童谣中常见的叠音字词，既有AA式的简单重复，也有ABB式、AAB式等结构丰富的表现形式，展现出地方方言的灵动与亲和力。

(29) “十月十，有儿上坟来烧纸。冬月冬，糍粑饵块下碓舂。腊月腊腊八稀饭熬嘎嘎。”

(《正月正》老昆明童谣)

(30) “金窝窝、银窝窝，抵不上自家的狗窝。金碗、银碗，抵不上自家的小木碗。”

(《金窝窝、银窝窝》老昆明童谣)

(31) “一只鸭子歪歪脚，一歪歪进洗马河，两只鸭子歪歪脚，歪在一起歪不脱。”

(《一只鸭子歪歪脚》老昆明童谣)

例(29)中，“嘎嘎”为AA式重音，用以形容腊八稀饭中煮熟的肉，既具有地方语言特色，也增加了句子的趣味性。此类重叠还有“粳粳”(白米饭)，“喏喏”(乖乖睡觉)等，构成AA式重叠。例(30)中，使用ABB式叠音的“金窝窝”“银窝窝”对比突出表现自己的“家”的温馨。这种叠音可以使童谣更为朗朗上口。例(31)中，AAB式叠音“歪歪脚”表现了鸭子步态的生动形象，营造了儿童喜爱的轻松愉悦氛围。这种叠音的手法，更加充分体现了昆明方言童谣在叙述与表达上的灵动性。

昆明童谣中的叠音字词通过多种结构形式展现了语言的趣味性。叠音不仅增强了童谣的音乐感和记忆性，还通过形象生动的表达引发了儿童对生活细节和地方文化的感知，使童谣在传唱中更具感染力和亲和力。

从儿童语言习得角度看，叠音形式具有音节结构规整、重复频率高和发音动作易于模仿等特点，能

够降低儿童感知与记忆的负担。昆明童谣中的“嘎嘎”“窝窝”“歪歪脚”等表达，通过重复强化语音模式和语义形象，使儿童在反复吟诵中建立声音、动作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因此，叠音词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也与儿童早期语言输入偏好和模仿性学习方式相适应。

3.2.2. 三言惯用语

关于惯用语的意义，张志公《现代汉语》指出“惯用语的意义不是几个语素的字面意义的相加而是通过比喻、引申概括出一个新的意义。”^[13]也就是说惯用语的真实意义是由修辞等一些手段造成的。在昆明方言童谣中，也存在很多三言惯用语，例如：

(32) “一匹老马掉下河，害得老爹卷裤脚，老爹的钱么打水漂，一次就整呢吃不消。尾巴狗尾巴狗，尾着老爹走，老爹现在去解手，你小心掉进茅斯收”

(《一匹老马》老昆明童谣)

(33) “拉钩、上吊，给过的东西不准要。不赖脸、不反悔，反悔就是小气鬼。”

(《小渣筋》老昆明童谣)

(34) “小渣筋！偷钱买点心，你不给我吃，我就告你老父亲。”

(《小渣筋》老昆明童谣)

“‘三字格’惯用语语义更加强调字面意义到现实意义的转化，这一点是由某个比喻的固定化和意义的升华来完成的。”^[15]例(32)中，“打水漂”和“吃不消”均为典型的三言惯用语。“打水漂”原指石头或其他物体在水面上的连跳动作，用来比喻事情失败或钱财付诸东流。“吃不消”则生动地表达了难以承受的困窘状态。“尾巴狗”用来比喻尾随在长辈或大孩子身后的儿童。例(33)中，“小气鬼”以戏谑的方式对违背承诺者进行批评，既教育儿童遵守承诺，又增强童谣的趣味性。例(34)中，“渣筋”前加前缀“小”构成惯用语。

总之，这些惯用语通过生活化的比喻使情景更加生动具体，贴近儿童和成人的日常经验，强化了童谣的表现力。

4. 昆明童谣的句式特征

4.1. 长句与短句交织

“长句是指词语多、结构复杂、形体较长的句子。短句是指词语少、结构简单、形体较短的句子。”^[14]长句与短句两者相辅相成，使童谣语言灵动多变，能吸引儿童的注意力。例如：

(35) “挑担子，卖甜瓜；甜瓜苦，卖豆腐；豆腐烂，卖鸡蛋。鸡蛋鸡蛋壳壳，里头住着哥哥。哥哥出来买菜，买菜送给奶奶，奶奶出来赶街。”

(《奶奶出来赶街》老昆明童谣)

(36) “一个金丝猴，爬上走马串阁楼。闹着一只海巴狗，狗咬猴，猴咬狗，海巴狗咬破金丝猴的头，金丝猴抓烂海巴狗的喉。”

(《一个金丝猴》老昆明童谣)

例(35)中，句式简洁，节奏鲜明，长句通过内容的详细描述，为歌谣增添了画面感。长短句的交替使用，增强了叙述的生动性，使得内容更具层次感。例(36)中，长短句结合营造出节奏起伏，使内容紧凑而生动。

综上，长句与短句两者相辅相成，短句简洁明快，适合儿童记忆与朗诵；长句则有画面化的表达，丰富了内容。长短句交替使用使童谣层次分明。

4.2. 整句与散句并用

“整句是指由长度和结构相近的若干句子组成的言语单位，散句是指由长短不齐、结构相异的若干句子组成的言语单位。”^[14]整句与散句交织是昆明童谣的重要句式特点，例如：

(37) “酸木瓜，紫丫丫。担担酒，送娘家。送给爹，送给妈。送给哥，哥哥留我吃顿饭。送给嫂，嫂嫂留我在三年。”

(《酸木瓜·紫丫丫》老昆明童谣)

(38) “点豆点，鸡朦眼。眼睛花，花芝麻。买张犁，犁田地。田地有支筷，破作两大半儿，你一半儿，我一半儿。”

(《点豆豆》老昆明童谣)

例(37)中，整句“酸木瓜，紫丫丫”、“担担酒，送娘家”，句式对称，语言整齐流畅，便于朗诵。散句“送给哥，哥哥留我吃顿饭”、“送给嫂，嫂嫂留我在三年”，句式灵活。两者结合让语言既有规律又有变化，更贴近口语化表达。例(38)中，整句为语言提供了韵律感，而散句则增加了叙述的灵活性，整句与散句结合使童谣既富有节奏，又不失细节生动。

总之，整句的整齐对称便于童谣传唱；散句则增添了语言的变化性。两者结合，使童谣既保留了节奏上的美感，又贴近口语化的自然表达。

5. 昆明童谣的功能

5.1. 昆明童谣的教育功能

“大人在教小孩童谣时希望孩子能从中学到礼仪孝义等伦理道德。”^[6]昆明童谣同样蕴含丰富的教育功能。

一是培养教育孩子的孝心，例如：

(39) “老鸦老鸦对我叫：小鸭真正孝。老鸦老了不能飞。对着小鸭啼。小鸭朝朝打食归打食归来先喂母。宁可自己不吃食，母亲从前喂过我。”

(《母亲从前喂过我》老昆明童谣)

例(39)“老鸦老鸦对我叫：小鸭真正孝”用小鸦孝顺老鸦的故事来宣扬孝敬长辈的传统美德。童谣通过简单的叙述表达了代际之间的感恩情感，让儿童在传唱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

二是培养教育儿童的勤劳朴实之美德，例如：

(40) “金碗碗，银碗碗，我家有个土碗碗。土碗碗，土里出，阳春三月来播谷。”

(《碗碗》老昆明童谣)

例(40)说明金碗银碗再珍贵，也比不上土碗的重要。土碗象征着赖以生存的土地，金银财宝虽华丽却不能带来粮食，反而容易坐吃山空；只有土地才能种出庄稼，提供生活的保障。这首童谣以朴实生动的语言告诉孩子们，不要迷恋虚浮的财富，唯有脚踏实地依靠土地，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三是帮助儿童获取知识，例如：

(41) “皂角树，长呢高，又带刺，又带刀，妈妈洗衣裳，夸夸皂角好。”

(《皂角树》老昆明童谣)

例(41)是一首知识性童谣，介绍了皂角树的特点以及洗涤功效，帮助儿童认识世界。此外，还有许多

昆明方言的知识性童谣,比如:《栽瓜瓜、种瓜瓜》,向儿童介绍不同季节、不同形态的瓜;《三山四海一条江》通过问答的方式教儿童认识一些地理常识,有助于儿童对昆明历史地理环境的了解。

四是教育孩子要勤奋学习,有所作为,例如:

(42)“小小一书生,黄昏读二更。鸡鸣清早起,心想跳龙门。”

(《小小一书生》老昆明童谣)

这首童谣通过描述书生勤奋读书的场景,强调了勤奋学习的重要性。借用了“鲤鱼跃龙门”的典故,表达了追求人生突破的志向。这类童谣不仅让儿童认识到勤奋的重要性,也激发了他们努力学习、奋发图强的志向。

总体而言,昆明童谣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载体,将复杂的道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表达,使其既能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又能实现知识传递与情感培养的双重目标。无论是通过赞扬劳动与节俭、传授自然知识,还是传播孝道与伦理,这些童谣都承载着昆明地区人民深厚的价值观念,同时也使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启发。

5.2. 地域特色与民俗传统的体现

刘亚朝指出,“元代建立云南行省,设省治于昆明以后,昆明就此成为云南的第一中心。昆明古城历史悠久,自南诏时算起已有一千多年。尤其自明代建筑云南府城以后,日益繁荣。”^[16]历史悠久的昆明,其昆明童谣的演变与传承,是昆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见证,所以,昆明童谣往往能体现地域特色与民俗传统。

5.2.1. 体现地域特色

首先,昆明方言童谣往往描绘昆明的景观特色,例如:

(44)“大观楼上真大观,三潭映月水中央。湖边摇动丝丝柳,碧水清波划小船。”

(《大观楼》滇中传统童谣与民俗风情)

例(44)介绍了昆明地区的景观特色,描写昆明名胜风景大观公园的美景,“大观公园,民间称为‘大观楼’,位于昆明城西南,濒临滇池草海北滨,是我国名楼之一,也是观赏滇池的好去处。”^[17]童谣以细腻笔触描绘了柳丝摇曳、碧波荡漾的景象,展现了昆明四季如春的自然魅力。

其次,昆明方言童谣常描绘昆明地区儿童的动作游戏,将本地的娱乐文化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展现出来。例如:

(45)“抽中指,打五十。五十不在家,打六十。六十不在家,打七十。七十不在家,打八十。八十不在家,打九十。九十不在家,打一百。一百在家了。”

(《抽中指》老昆明童谣)

这首童谣以互动的游戏方式,呈现昆明儿童的游戏场景。游戏规则中,两人同玩,甲方捏住手指让乙方猜测“中指”,并在拍打手掌心的过程中逐步唱出歌谣内容。若乙方猜错,则游戏角色反转。这类童谣不仅为昆明儿童提供了娱乐方式,也承载着浓厚的地方文化记忆。

5.2.2. 体现民俗传统

首先,昆明方言童谣往往反映地方的饮食风俗文化,例如:

(46)“豆蔻的饭、云生园的菜。小胖子家刀鸭、王瞎子家饺掺面。老妈妈嘴瘪瘪,爱吃茴香炒豆米。”

(《小吃》老昆明童谣)

该童谣通过列举昆明地方特色小吃,展现了浓厚的饮食文化气息。童谣道出了昆明人钟爱的饭菜,表示昆明饮食文化的多样。“老妈妈嘴瘪瘪,爱吃茴香炒豆米”则细腻描写了老昆明人的饮食习惯,将地方风味融入童谣的趣味表达之中,勾勒出热闹而质朴的饮食文化画卷。

其次,昆明方言童谣常涉及节日风俗,反映了人们的传统生活习惯,例如:

(47) “三十晚上洗洗脚,来年样样赶得着。”

(《过年》老昆明童谣)

例(47)通过短短一句话,将昆明人过年的传统习俗与期望融为一体。“三十晚上洗洗脚”表明了昆明人除夕夜的风俗习惯,而“来年样样赶得着”则表达了对新年的美好祝愿。

总之,昆明童谣将昆明的地域特色与民俗传统生动地表现出来,既是昆明童谣对地方文化的记载与传承,也是外地人了解云南风土人情的重要途径。

6. 结语

本文对昆明童谣的语音、语汇、句式及功能进行了文本分析。研究发现,昆明童谣常借助排韵、随韵、换韵和多样节拍形成鲜明的音乐性;方言物产词、动作词、叠音词和三言惯用语增强了语言的地域性、形象性与儿童可接受性;长短句和整散句的配合则使其兼具整齐节奏与口语表达的灵活性。功能方面,昆明童谣能够传递生活知识和伦理观念,也记录地方景观、饮食习俗、节庆活动及儿童游戏。叠音形式与儿童模仿、重复和记忆特点相契合,方言词汇则在传唱中发挥地方身份标记和文化记忆建构作用。

本文的研究主要建立在既有童谣文本的描述与归纳之上,其理论贡献在于对昆明童谣语言现象进行较为系统的整理,并尝试引入儿童语言习得和社会语言学视角加以解释,但尚不能替代大规模田野调查或实验研究。为促进昆明童谣的传承,可采取以下具体措施:第一,对不同年代、不同城区及县域的童谣进行录音、转写和释义,建设包含方言语音、文本、演唱者信息和使用场景的数字资料库;第二,将适合儿童年龄特点的童谣编入地方课程或校本活动,通过普通话释义、昆明方言跟读和游戏表演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第三,依托社区文化馆、博物馆和非遗活动组织老年传唱者与儿童共同参与的采录、讲解和展演;第四,在尊重原有语言特色的基础上进行动画、音频和短视频转化,并注明方言词义及民俗背景,避免脱离语境的商业化改编。上述建议可为后续实践提供初步方向,其实际效果仍需通过教学和社区项目加以检验。

参考文献

- [1] 雷群明,王龙娣. 中国古代童谣[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 [2] 蔡梦月. 滇东北方言童谣的记录与研究[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
- [3] 马超. 昆明童谣的分类及其文化价值[J]. 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8(1): 79-83.
- [4] 蔡梦月. 滇东北方言童谣的修辞特色研究[J]. 阜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46-50.
- [5] 蔡梦月,吕唯榕.“存古”与“纳新”:滇东北方言童谣呈现的语汇特征[J].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1,37(6): 52-57.
- [6] 邵兰珠. 论粤语童谣的语言特色及文化内涵[J]. 大众文艺,2015(9): 199.
- [7] 李庆荣. 现代实用汉语修辞[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8] 王希杰. 汉语修辞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9] 罗新元. 老昆明童谣集[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
- [10] 罗英华. 老昆明童谣集[M]. 昆明:晨光出版社,2007.
- [11] 张映庚. 昆明方言的文化内涵[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
- [12] 张华文, 毛玉玲. 昆明方言词典[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7.
- [13] 张志公. 现代汉语[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
- [14]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 [15] 王收奇. “三字格”惯用语的语义构成及修辞作用[J]. 语文学刊, 2009, 7(13): 71-73.
- [16] 刘亚朝. 昆明古城旧话[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 [17] 李丽萍. 滇中传统童谣与民俗风情[M].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15.